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掇英摠集卷十八

宋 孔延之 撰

建南鎮碣記

孟簡

太山諫卿受氣端勁為文雅拔由進士尉陽羨安定公
愛其道直延為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
遊處最密常記其撰南鎮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
元之丁丑也迨元和甲午簡自給事中蒙恩授浙東道

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存遊此地歲十八返矣尋奉御祝
有事于鎮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
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諫卿永貞年為
讒賊所中謫居汀州今皇帝踐阼宰臣論其冤濫故福
建廉使閻公得以上請復歷大理評事遽徵拜監察御
史未經歲臺丞上荐不次遷侍御史以言語明切將酬
相府且不入出為巴州刺史持逸羣之才畧瘳疲人之
疾苦理行居最再移資州如巴之政今復為洋州課績

大著噫共戴華髮相逢幾時所不間者頃以至人實相
淨樂之法更說迭講次真空處入性海道動于世間而
不世間故可記也十年十月十日建

遊妙喜寺記

李遜

越州好山水峯嶺重疊邈迤皆見鑑湖平淺微風有波
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故謝安與許詢支道林王羲
之常為越中山水遊侶以安之清機詢道林之高逸羲
之之知止雖生知者思過已半焉知其又不因外獎積

成精絜邪妙喜寺去郭二十里而近通舟而到積水四
滿樓臺在中觀其林叟漁者小艇短楫求贏而來得志
而返濯足擊汰聲滿山谷又有丹素佳禽哢吭清流劈
波投空一一遠去時與從事四五人天氣精爽同登共
覽因思羊叔子在襄陽好風景出鈴閣罷漁獵登峴山
今古在懷獨立無對存有令德歿有令名君子哉遜賴
聖時欽明衆海無波進無若人之才退獲若人之逸登
山望水思泯幽寂雲霞草樹橫在一目非敢追蹤羊公

亦復長揖王謝矣時有從事李翺僧靈徹請紀故琢于
片石云時元和八月十五日記

判曹食堂壁記

崔元翰

古之上賢必有祿秩之給有烹飪之養所以優之也漢
時尚書諸曹郎太官供膳春秋時齊大夫公膳日雙雞
然則天子諸侯于其公卿大夫蓋皆日有饗餼有唐太
宗文皇帝克定天下方勤于治命庶官日出而視事日
中而退朝既而晏歸則宜朝食于是朝者食之廊廡下

遂命其餘官司洎諸郡邑咸因材賦而興利事取其奇
羨之積以具庖厨謂為本錢雜有遺法列曹掾史之于
郡上丞諸曹郎推本其位又諸侯大夫之比其有食也
于古義最為近之凡聯事者因于會食遂以議政比其
同異齊其疾徐會斯有堂矣則堂之作不專在飲食亦
有政教之大端焉越州號為中府連帥治所監六郡督
諸軍視其輶轂之衝廣輪之度則彌地竟海重山阻江
銅鹽材竹之貨殖舟車苞篚之委輸固已被四方而盈

二都矣其人處險而怙富易擾而難理事之紛錯差于他州而亞于荆揚幽益諸府舊矣故其設官之制劇曹皆二人而紀綱之職亦分為兩以統其事以其府署之內建旆設旄之盛飛纓薦紳之衆堂皇閑閑之壯而食堂之制陋而不稱朞年故太子少師皇甫公來臨是邦始更而廣之居麗譙之西偏背崇墉以南嚮而其棟梁栢桶則皆松柏梗楠縱施五筵衡容八几洞以二門夾以四窗有爽塏之美無濕燠之患頤神寧體君子攸處

後二歲而御史大夫崔公為之備食器增食物虞人之獻禽者必分焉故其鼎俎有芻豢之羊豕田獲之麋鹿鼈蜃鮓鮐之異橘柚荀蒲之新庶物豐矣由飲食以觀禮由禮以觀禍福由議事以觀政由政以觀黜陟則書其善惡而記其事宜在此堂乃列其名氏繫以年月叙之于後各以其職相從云

鎮東軍監軍使院記

吳蛻

昔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以禮賓客而前

史猶或美之而況元帥太師中書令彭城王之為藩翰也尊天子之命廣近臣之署以宣王澤以壯軍威者哉初乾寧單閼歲叛臣芥視生靈鼠竊位號屏王臣于湫溢而毀撤其宮署以肆暴焉元帥彭城王以太義為心龔行天討遂平其難帝命兼而鎮之尋詔特進左監門衛上將軍汝南周公以監護之實欲以天子之渥澤而渙汗于三軍也連帥有奇勲殊績忠國利人之大節皆得以上聞以是銘盤孟鏤鍾釜免虛其授受也豈不重

歟汝南公駟騎至止軍情大洽彭城王慕其溫雅特加
禮焉且曰易有大壯之義詩有斯干之美今奈何以卑
庫之棟宇而處天子近臣不營爽塏者乎乃命軍吏揆
日經始之去子來之民募宿飽之卒浹旬而材備累月
而功畢重門洞開列楹高峙奔者走者不敢仰視周垣
緻密顯敞豐博聞者驚駭見者貽矐東廂西序窈窕深
邃前廡後軒櫺比星連方塘曲沼游魚浴鳥異竹奇花
藍梢粉葩復有大厦之前木蘭特異盤陰表丈庇于廣

庭越城之中稱為一絕當前政不軌之際忽焉凋零迨
彭城王之鎮臨也綠葉紫苞載新陽艷雖田家荆樹未
足多焉是知忠孝之感通其揆一也彭城王嘗因醺遊
形于歌詠題于屋壁聲在管絃其及物之功皆此類也
越之曩制府兵十有四旅屬郡邊戍皆出其間前賢莅
臨猶或逗撓今一府之內控弦十萬朱旗絳天長戈雪
野揮汗則雨驟吐氣則雲舒而汝南公以溫恭沖澹之
德和煦之以貞正廉平之道矯厲之使三軍之士咸得

其歡心及考秩向滿連帥惜其去拜表乞留中外美之
嗚呼自兵興以來歲踰二紀唯彭城王以忠孝之節罄
翊戴之心連定金陵再清鏡水絕蘄牙之本覆妖偽之
巢而復以國家經費為憂勤修職貢航深梯險道路相
望吏不絕書府無虛月當朝廷多事之際天帑充給實
有賴焉天子以是獎殊庸超賞典授雙節帥兩藩製錦
衣以頒之鏤金券以錫之復加定亂安國功臣所以昭
異數也汝南公嘗從容謂左右曰當今海內竭忠誠著

實效于國者其吳越之邦乎抑有由也昔武德初巢國
公為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載其裔孫復為定亂安
國功臣豈偶然哉在我朝之創業也有巢國公佐焉其
中興也有彭城王輔焉所謂世濟其美代不乏賢仲尼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之謂乎汝南公深識而遠慮
博古而該今皆此類也夫如是豈止護強軍宣帝命而
已是將入輔宸極致君堯舜外有彭城王之糾率羣后
尊獎王室海內欲求不治其可得乎蛻以不才謬塵賓

介奉命紀述誠慚陋蕪庶幾勒貞珉永鴻烈用傳于不朽以繼奚斯之頌云時天復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記

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記

裴通

越中山水之奇麗者剡為之最剡中之山水奇麗者金庭洞天為之最其洞在縣之東南循山趾而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爐峯其峯即洞天之北門也谷抱山關雲重烟巒互回萬變清和一氣花光照夜而常畫水色含

空而無底此地何事嘗聞異香有時值人從古不死真
天下之絕境也有晉代六龍失馭五馬渡江中朝衣冠
盡寄南國是以瑯琊王羲之領右軍將軍而家于此山
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至南齊永元三年道士褚伯玉
仍思幽絕勤求上玄遂啟高宗明皇帝又于此山置金
庭觀正當右軍之家故書樓在觀之西北維一間而四
徘徊高可二丈已下墨池在尊殿之東北維方而斜廣
輪可五十尺已下池樓相去東西羨值纔可五十餘步

雖形狀卑小不足以壯其瞻翫而恭儉有守斯可以示
于將來況乎處所遐深風景秀異契逍遙之至理閱鸞
鶴之參差其金庭洞天即道門所謂赤城丹霞第六洞
天者也按上清經其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辟方四十
里其北門在此小香爐峯頂人莫得見之有山樵夫往
往見之者或志之以奇花異草還報鄉里與鄉里同往
則失其所志也過此峯東南三十餘里又石竇呀為洞
門即洞天之便門也人或入之者必羸糧秉燭結侶而

往約行一百里二百里多為流水淤泥所阻而返則莫
湊其極也通以元和二年三月二三道友裹足而遊登
書樓臨墨池但見其山水之異也其險如崩其聳如騰
其引如肱其多如朋不過三層而謂天可昇經再宿而
還以書樓缺壞墨池荒毀詒之于邑宰王公王公瞿然
徵王氏子孫之在者理荒補缺使其不朽即事題茲實
錄而已詩曰寂寂金庭洞清香發桂枝魚吞左慈釣鵝
踏右軍池此地長無事沖天自有期向來逢道士多欲

駕文螭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睂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道
開威蘊宗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
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
正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
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于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浸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

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年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緣乎

修漢太守馬君廟記

韋瓘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擬英抱集
卷十八

十二

東漢太守馬君臻能奉漢制撫寧越封仁惠公利淑民
陶俗殊績章白書于舊史其尤異則披嶮夷高束波圉
境巨浸橫合三百餘里決灌稻田動盈億計自漢至今
千有餘年縱陽驕雨淫燒稼逸種唯鏡湖含澤驅波流
將注于大海災凶歲穀穰熟俾生物蘇起貧羸育富其
長計大利及人如此孔子稱民之父母馬君有焉開元
中刺史張楚深念功本爰立祠宇久而侈敗今皇帝貞
元九年觀察使平昌孟公誅斷姦刼寬遂民類教化修

長氓吏畏慕嘗以馬君忠利之績神氣未滅壽宮不嚴
何以昭德十年十一月乃崇大棟梁誅翦穢梗禮物儀
像咸極絜好後每遇水旱災變輒加心禱精意所向指
期如答則知君子惠物本同于化樹功本同于治對德
相望是宜刻石二十年二月三日記

唐太守題名記

摠管龐玉

武德元年十二月自右衛將軍
授武德二年七月拜梁州都督

李嘉

武德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闕稜

武德四年六月九日
自右領軍將軍授

田德平

貞觀七年七月十三日
自鄜州都督授

馮大恩

貞觀九年八月授

齊善行

貞觀十七年九月
自蘭州都督授

王奉慈

永徽二年正月
自潭州都督授

于德方

永徽五年正月十七日
自原州都督授

段寶命

顯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自洛州長史授

唐同仁

龍朔元年五月十二日
自虢州刺史授

劉伯英

乾封元年五月自冀州長史授摠章致仕

李孝逸

咸亨二年三月自常州刺史除授益州長史

李孝廉

儀鳳三年二月自蘇州刺史授平州刺史

崔承福

永淳二年二月十六日自瀨西刺史授

李思貞

文明元年二月九日自婺州刺史授

郭齊宗

光宅元年十月自左衛大將軍授

楊玄節

垂拱元年六月自檢校浙西刺史授

李奇容

垂拱二年三月自裕府副率授拜幽州刺史

豆盧欽望

如意元年三月自婺州刺史授拜司農卿

錢節

神功元年自揚州司馬授

蔡德讓

大足元年自廣州都督授

竇懷貞

長安四年自上方監授拜揚州長史

龐貞素

神龍元年五月自右衛將軍授

張合懋

神龍二年七月自光祿員外郎授拜除刺史

胡元禮

神龍三年八月自蘇州刺史拜授廣州都督

姚元之

景龍元年十月自宋州刺史授改常州刺史

楊祗本

景龍二年七月
自陝州刺史授

尹正義

景龍三年六月自宋州刺史授其年便除相州刺史

王希雋

景龍四年六月自相州刺史授先天二年拜京兆少尹

王子麟

開元二年自右衛中郎將授其年拜光祿卿

桓臣範

開元三年二月自殿中少監授改瀛州刺史

皇甫忠

開元十年八月自杭州刺史授十一年拜許州刺史

鄭休遠

開元十一年自汾州刺史授十五年有犯去官

何鳳

開元十六年自右領軍將軍授十九年五月勅與替

張浚

開元二十年自衡州刺史
授二十一年拜泰州都督

裴鼎

開元二十一年自金吾衛將軍
授二十二年拜左威衛將軍

元彥沖

開元二十二年自襄州刺史
授二十六年拜衛州刺史

敬誠

開元二十六年自台州刺史
授二十七年改廬州刺史

秦昌舜

天寶二年自通州郡太守
授六年除道州太守

杜庭誠

天寶六年授七年拜
晉陵太守兼按察使

張守信

天寶七年自杭州刺史
授十五年致仕

李處祐

天寶九年自杭州
太守授十年致仕

于幼卿

天寶十三年鄩陽太守授

崔寯

至德二年自江夏郡太守授其年六月改給事中

李希言

自禮部侍郎兼蘇州刺史充節度採訪使轉梁州刺史

獨孤峻

自陳州刺史授充節度採訪使加御史中丞改金吾衛大將軍

呂延之

自明州刺史授充節度使丁憂

杜鴻漸

自湖州刺史授節度使加御史中丞遷戶部侍郎

趙良弼

自廬州刺史授節度使加御史中丞改嶺南節度使

王璵

自太子少師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授充節度觀察使

負錫

自職方郎中授充觀察團練使不之任

殷日用

自蘇州刺史授充觀察團練使不之任

薛兼訓

自殿中監兼御史中丞授充觀察使丁憂

薛兼訓

自御史中丞加大夫授充節度觀察使

陳少遊

大歷五年九月自宣歙觀察使授八年十月遷淮南節度使

皇甫溫

大歷九年八月自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授

崔昭

大歷十一年七月宣州觀察使授其年十月勅停觀察團練使隸入湖西屬州

王密

大歷十四年十一月自湖州刺史授建中二年十月勅兼浙江東江二道節度副使

元亘

貞元二年十二月自楚州刺史授三年二月勅却分兩道置都團練按察使

皇甫政

貞元三年二月自權知宣州刺史授十三年三月改太子賓客

李若初

貞元十三年三月自福建觀察使授十四年改湖西觀察使諸道鹽鉄轉運等使

裴肅

貞元十四年九月自常州刺史御史中丞授十五年五月加御史大夫

賈全

貞元十八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二十一年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楊於陵

永貞元年十月自華州防使授元和二年四月遷戶部侍郎

閻濟美

元和二年四月自前福建觀察使授其年十月追赴闕

薛苹

元和二年正月自湖南觀察使授五年八月除潤州觀察使

李遜

元和五年八月自前常州刺史授九年九月追赴闕

孟簡

元和九年九月自給事中授十二年正月追赴闕

薛戎

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長慶元年九月隨表朝覲

丁公著

權知吏部銓選事檢校右散騎常侍授長慶三年九月追赴闕

元稹

長慶三年八月自同州防禦使授大和三年九月除尚書左丞

陸亘

大和三年九月自蘇州刺史七年閏七月除宣州觀察使

李紳

大和七年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授九年五月却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高銖

大和九年五月自給事中授開成四年閏正月追赴闕中路除刑部侍郎

李道樞

開成四年正月三十日自蘇州刺史拜

蕭倣

開成四年三月自楚州團練使授會昌二年七月除給事中

李師稷

會昌二年二月自楚州團練使兼淮南營田副使授

元晦

會昌五年七月自桂管觀察使授大中元年五月追赴闕中路除衛尉分司東都

楊漢公

大中元年五月自桂管觀察使授二年二月追赴闕

李拭

大中二年二月自京兆尹除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三年十月追赴闕

李褒

大中三年自前禮部侍郎除禮部尚書授六年八月追赴闕

李訥

大中六年八月自華州防禦使授九年九月勅貶朗州刺史

沈詢

大中九年九月自前禮部侍郎授十二年六月追赴闕其月四日遷戶部侍郎

鄭憲

大中十二年五月自江南西道觀察使授未到任其年七月除袁王傳分司東都

鄭處晦

大中十二年七月自刑部侍郎授大中十三年遷工部尚書充瀾西都團練觀察使

鄭祗德

大中十三年自太子賓客除檢校工部尚書授十四年三月遷檢校禮部尚書

王式

大中十四年自前安南經畧使授咸通三年六月遷工部尚書充武寧軍節度使

鄭裔綽

咸通三年三月自權知秘書監除檢校左散騎常侍授

楊巖

咸通五年九月自前中書舍人授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追赴闕

王泐

咸通八年自前尚書戶部侍郎授

李綰

咸通十一年五月自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授十三年十二月追赴闕

王龜

咸通十三年十一月自同州防禦兼長春宮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授

裴延魯

咸通十五年六月自中書舍人授乾符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如左散騎常侍授

崔璆

乾符四年閏二月自右諫議大夫知匭使授五年六月加正議大夫

柳韜

乾符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給事中除左散騎常侍授

劉漢宏

廣明元年十一月四日自宿州刺史檢校左散騎常侍授轉至檢校兵部尚書至中和二年以

識應金刀擬生不軌擅興兵甲侵噬隣封欲據金陵之舊都復興亡漢餘裔人神共棄旋至敗亡以光啓

二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伏誅於闕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縣志卷十八

董昌

光啟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自杭州刺史檢校戶部尚書授累加恩寵至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隴西郡王至乾寧二年二月三日偽建羅平國僭登尊位奉勅削奪在身官爵委鎮海軍節度使統軍討伐乾寧三年五月十六日收復越州城池後奉勅族誅

宋太守題名記

并序

鄭戡

聖宋之應運赫淳耀當天統包括海寓齊一文軫劇階
亂之本建長世之策乃罷鎮兵收節制天下郡國分遣
文吏以守之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奉版圖歸京師太
宗皇帝始命故丞相畢公士安以宮贊右大夫典是郡

于今五十年矣更代者名氏俱存去年冬虞曹外郎武功蘇侯由臨淮遷賞能課也先是侯以棘寺丞宰蕭山殆踰一紀復茲作守郡人榮之越明年仲春禮上推強照弊神鋒獨出曾未朞月威聲大振居常餘閒周治廨舍得廳事之北壁太守題名石記腹背鐫刻他官雜叙因命工礱之重以刊正自唐武德元年總管龐玉而下九十七人遷於廳之西廂我故相畢公而下三十政置于廳之東壁尊本朝也若夫仁者廉者貪者殘者遠之

則有國史在近則請詢故老鄉先生之論披名可見無庸悉數後之居者無忽時天聖九年四月五日

右贊善大夫畢士安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到是月移知台州

起居郎李準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到五年十二月赴闕

司農少卿李希連

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到七年三月丁母憂

殿中侍御史高適

太平興國八年七月到雍熙三年十一月赴闕

虞部郎中江正

雍熙三年十一月到端拱二年十二月赴闕

侍御史薛智周

端拱二年十二月到淳化元年六月移知婺州

崇儀使韓崇訓

淳化元年六月到二年二月移知泉州

侍御史盧文正

淳化二年四月移自昇州十月捐館

太常博士封遂成

淳化三年六月到是年十一月丁母憂

職方員外郎王柄

淳化四年四月到至道元年四月移知秀州

工部郎中郭異

至道元年四月移自昇州二年三月移京東轉運使司

膳部郎中元玘

至道二年五月到咸平元年四月移知秀州

供備庫副使馮礪

咸平元年四月到三年三月赴闕

度支郎中裴莊

咸平三年三月移自河北轉運使五年八月赴闕

兵部員外郎康戩

咸平五年九月到景
德二年四月赴闕

職方員外郎王礪

景德二年四月到
是年坐失與離任

職方員外郎張巽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
到三年四月赴闕

祠部郎中王贊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到十
二月移福建路轉運使

度支員外郎李適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
到六年四月赴闕

都官員外郎皇甫選

大中祥符六年四月
到八年四月赴闕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到天
禧元年三月移淮南轉運

兵部郎中直史館陳靖

天禧元年三月到
四月移知蘇州

刑部郎中直昭文館高紳

天禧元年四月到三年七月以疾罷

虞部員外郎盧幹

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二月捐館

屯田員外郎任布

天禧四年四月到五年十一月移知建州

司封員外郎燕肅

天禧五年十一月到六年十月移知明州

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謝濤

乾興元年十二月自御史知雜授天聖三年十二月赴闕

屯田郎中尹錫

天聖四年三月到九月移本路提刑

金部郎中宋可觀

天聖四年十二月到六年十一月赴闕

度支部郎中成悅

天聖六年十一月到九年二月赴闕

比部員外郎蘇壽

天聖九年二月到明道元年十月移知歙州

都官郎中陳覃

明道二年二月到景祐元年十月移潤州鹽稅

刑部郎中葉叅

景祐元年十月三日到二年七月赴闕

右諫議大夫趙賀

景祐二年七月到十月移知濠州

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

景祐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十一月移知明州

吏部員外郎蔣堂

景祐三年九月移自淮南轉運使四年五月移知蘇州

右諫議大夫郎簡

景祐五年五月到寶元二年七月赴闕

吏部員外郎范仲淹

寶元二年十一月到康定元年四月授天章閣待制移知永興軍

工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陸軫

康定元年六月到慶
歷二年七月赴闕

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向傳式

慶歷二年七月到
四年八月赴闕

刑部郎中晁宗簡

慶歷四年八月
到九月指館

兵部郎中馬絳

慶歷四年十二月到慶歷六年
八月轉太常少卿十二月赴闕

司封郎中陳亞

慶歷六年十二月到八年十
月轉太常少卿十二月赴闕

太常少卿富嚴

慶歷八年十二月到皇祐二年十一
月轉光祿卿皇祐三年正月四日赴闕

刑部郎中楊紘

皇祐三年正月到七月
移荆湖南路轉運使

給事中魏瓘

皇祐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轉工
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移知廣州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相英集
卷十八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王達

皇祐四年六月
五年七月遷葬

戶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李允

至和元年六月到嘉祐
元年八月九日改龍圖

閣直學士
移知廣州

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元

嘉祐元年十月到二
年二月移知泰州

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集賢殿修撰張友直

嘉祐二
年四月

到四年七
月捐館

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刁約

嘉祐五年正月到六
年十二月四日赴闕

右正言知制誥沈邁

嘉祐六年十二月到七年七
月轉起居舍人移知揚州

度支郎中張伯玉

嘉祐八年四月到治平元年十二月移知福州

光祿卿直秘閣章岷

治平二年八月六日到四年五月十日移知福州

太常少卿朱肱

治平四年七月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得替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陳升之

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到熙寧元年正月三

十日就移知許州

太常丞充集賢校理鞠真卿

熙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二日就移江西轉

運使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元絳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二年正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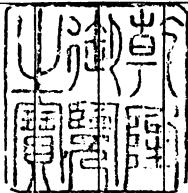
移知荊
南府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邵亢

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到十一月十二日移知鄭州

右諫議大夫沈立

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到四年正月四日就移知杭州



會稽拔英摠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會稽掇英總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張鈞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掇英摠集卷十九

宋 孔延之 撰

餘姚海塘記

史館王相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
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隄之成謝君
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
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

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地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堤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害能令其民翕然皆歡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甚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

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
言天下事君曰道之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
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盖有所難知也其治教政令施
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
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御水旱之災而
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
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

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校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厯八年七月

日記

會稽清白堂記

范仲淹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引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

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
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召嘉
賓以建谿日鑄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
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
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
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
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
德義可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

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時康
定元年三月二十日

蕭山縣昭慶寺夢筆橋記

葉清臣

昔者昭明綴集里巷開于東府子雲著書亭構揭乎西
蜀席前修之能事崇近古之殊稱此賢者所以飛令聲
布嘉躅也若夫經星著象牽牛列于闕梁周官分職司
險達于川澤觀天根而庀事聽輿謀而順圖此作者所
以啟上功廣成務也其或流風可挹遂泯滅而無聞陳

迹有基忽廢墜而不舉斯亦平津之館永歎於屈蹇宛丘之道深譏於單子者已洎河之東偏會稽為右郡伯禹啓書而興夏勾踐保楯而霸越青巖交映佳山水之秀竒茂林森蔚美竹箭之滋植地方百里者八而蕭山居其一焉縣目伽藍者五而昭慶第為甲焉夢筆橋者乃直寺門絕河流而建之也初齊建元中左衛江公歸依法乘脫畧塵境捨所居宅為大福田則斯橋之興與寺偕始其賦名索義亦繇此物也自會昌流禍池臺起

傾平之愴大中再造土木極文繡之華唯造舟之制曠
日不復物豈終否有時而傾天聖紀號之二年冬十有
二月隴西李君以廷尉評實宰是邑君明習吏事詳練
理體牽絲汭牒至必連最批郤導窾居多餘地其始至
也去害吏撫瘵民激揚頽弊懣振絃領越明年政以凝
民用寧訟無留牘漁不改夜於是以成法視文奏以暇
刻起隳圯位署必葺邑居惟新一日周爰井疆鋪觀圖籍
感釋子之能誌惜江氏之寢微且懼乎褰裳厲深為斯

民病漸帷涉難貽來者羞乃諭居僧俾募信施其坐堂
上之客必得邑中之豪寺僧智明利真有邦德成有章
自南同與是謀式幹斯蠶三四佛之攸種咸植善根百
千金之所直悉歸寶塔府帑不費里旅不煩山虞致木
而叢倚郢人運斤而風集經始不日而功用有成晴虹
倚空而半環浮鼉跨波而欲渡雕楹矗而端聳鉤楯繚
而橫絕肩摩轂擊控夷路而下馳飛艎鳴艣貫清流而
直逝以材之豐羨稽工之簡隙又作駐楫亭于橋之北

溪艇子兩漿足以憇行者之勤傳車一封可以勞使臣
之集是知創橋以表寺先賢之遺懿益光由亭而視橋
仁人之用心魚至建一物而二美具故君子謂李君為
能若乃度羣迷超彼岸演竺乾之筏喻從善政均大患
易國僑之輿濟又豈止題柱伸馬卿之志墮履紀黃石
之書臨清水以締材徒言呂母架渭河而建利止號崔
公而已哉李君謂予春秋之流可謹歲月之實折簡馳
問託辭傳信愧無馬遷之善叙聊傳丘明之新作云爾

時巨宋天聖四年春三月甲申日記

井儀堂記

錢公輔

天下登覽之勝有以天成者有以人為者天成必待人為而後發人為必得天成而後會二者合并迺可謂嘉余於會稽山水千情萬狀昔嘗探而究之矣今而再至登井儀堂環相周視恍然瓌絕殆非昔之所見視其堂之後枕去聲則卧龍一山之股也視其堂之前直則亭山與王氏之小隱山也視其堂之東則東之秀林美嶠莫

不咸在而城坊萬屋滿於眉宇故命之曰阜軒阜軒云者以夥書也視其堂之西則西之遠峯近壑皆可指尋而原田億計瑩乎目睫故命之曰曠廡曠廡云者以廣書也視其堂之名則射禮之所自講也視其堂之實則宴喜之所最宜也視其堂之兩軒則客主之所以休而望也視其堂之高下則蓬萊閣之上望海亭之下而其平與四徹亭等也傍而俯乎東南則西樓隱然其左也傍而俯乎西南則西園蔚然其右也問其成之歲月則

嘉祐六年二月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偕游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
晉陵錢公輔也

志省堂記

沈起

城之中有山以勝槩名天下者唯餘杭會稽丹陽括蒼
閩五郡焉環山以為城城廣袤四出直其南有湖湖光
平而綠山勢聳而秀則會稽又為五郡之最故徵之之
詩擬之蓬萊良有以也今年夏四月予以言斥官自監

察裏使除通判會稽郡事會稽大府也所居之署皆隆
棟大梁密礎壞材堂皇峻嚴齋居靚深則觀游之盛又
為會稽之最署之北鑿方以為池池有清泉菱芰生其
中池之左累高以為山山有怪石松杉植其上山之北
又有大亭巋然即吳越錢氏所建也訖今綿百餘祀而木
之漏者朽而蠹墻之徹者剝而壞予因取廢寺之餘材
役卒之隙工治而完之不踰月而告成自公之暇則以
琴樽几席起居於其間因名之曰志省堂盖思遷謫之

人有憔悴怨懟憤世嫉讒癯然其色可憐者茲悖於性而不知於天也有酣飲浩歌仰天而呼不事事以自放者茲瘵其職而不虔於君命也若予之志志乎省吾身也易之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釋者以君子畏天之威則兢兢自修以省察其過所以致福也噫省之義於君子行已之方其至矣乎哉予故志其省之說書於石以自勉焉爾嘉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望海亭記

刁約

越冠浙江東號都督府府據卧龍山為形勝處山之南
亘東西鑑湖也山之北連屬江與海也周遭數里盤屈
於江湖之上狀卧龍也龍之腹府宅也龍之口府東門
也龍之尾西園也龍之脊望海亭也大中祥符末予侍
宦來越熟遊於此觀乎山之奇孤峯崛起亭之勝諸景
叢集惜其隘陋有負於眺覽時州將高公紳植五桂於
亭之前易其名曰五桂亭後四十五年予假守至郡爰
訪舊迹亭與桂俱廢矣止餘荒墟人迹罕及因而裒遺

材鳩美工裁峻填坎以廣故基縱橫凡增四丈餘而亭
宇始葺周覆軒廡以容左右也三開磴道以便上下也
四隅翼以石欄固其險也前墀傳以花檻飾其趣也東
西列屋四楹置宴具也亭既成邀朋僚以落之客有執
爵起而言曰東南之邦佳山水侈臺榭麗於城邑者多
矣如其嵐巘千屏煙波數帶漕帆商櫓往還於前潁糊
百雉雲屋萬家鴛剝蚪簷照映於下者未見其比若其
晝之陰也繁雲舒卷起於望中樓塔高下或出或沒晚

之霽也殘照澄明瑩乎天末峯巒遠近若趨若揖盖一日之異也如此始春也鮮葩艷卉爛熳城隅濃香襲人迴當几席既夏也嘉樹茂林蔽虧簷外清陰覆座宛在巖谷逮秋也木葉搖落天形盡露巨浸千里浩乎無涯及冬也谷風號怒雪意欲霏寒空四垂混焉一色盖四時之變也如此昔元微之罷相領浙東觀察嘗有訓鄭從事宴望海亭詩請復亭名曰望海乃然之仍以詩附于左方嘉祐辛丑歲仲冬既望

新修城記

毛維瞻

天下不患乎有不可禦之寇大患乎無不可攻之備閭井聚落間一區之舍斗升之儲猶畜虎豕設垣籬以固守之而郡國之大不城可乎越為浙東大府戶口之衆寡無慮十百萬金穀布幣歲入于縣官帑庾數又倍之提封左右襟帶江湖遠扼閩嶺之衝故屯宿禁旅以備非常州之子城頽圯邨裏亡有限隔非所以為國家式遏海外之意也嘉祐六年春州將刁公奏乞治之詔下

得請主築者纔慮事而公被召繼以紫微沈公役方大
施又移帥杭八年夏清河張公領鎮至止恭念天子新
即位外諸侯大宜謹守備以為先務遂量功戒事儀圖
亟成役兵夫日僅萬指舂牘空遠相荅不擾市不妨農饒
而飢之無不免者以其年冬十月新城成高二十丈面平
廣可聯數轡其趾疊巨石為臺以捍水四周累瓴甌承
埤堦以障守者挑撻覽寫而廉勢峻拔堅異他壁北因
卧龍山環而傅之連延屬於南西抵于堙尾凡長九千

八百丈其費工與材之數踰二百六十萬城之門有五而常喜西偏西園三門既隘且弊又新之以壯其啓閉仍鳩美材樓於西園門之上資游觀也平湖蒼山前後涵映朝嵐夕霏紫翠浮活樵釣謳歌魚鳥上下迤邐來與人會襟韻灑豁迴視邑郭其身飄然若在丹霄遊氛之上此又功外所得之餘勝也公之於是役也指蹤纖悉偕若素慮始議者以三歲為期至是二十五旬而畢蓋役不可以翫曰法曰兵曰政亦然凡翫役則民作勞而重困

翫法則吏因緣而市獄翫寇則師逗留而速敗翫政則民露布而亡告翫之為說真可畏哉故余因書修城事始末及之時治平初命元歲在甲辰云

越帥沈公生祠堂記

沈紳

上在御之四十年揆古監觀熙神無為委成庶工克慎付畀眷是會稽大屏東部整齊師紀坐以撫安宜得嚴諸侯嘉祐六年十二月己未始命右正言知制誥吳興沈公邁以府事公嘗以文學相先天下名重一時陟降

外內發舒輝光衆實偉之既至府思將大起其政以當
上意甫留神明洞見底裏所迎立剖疾甚破竹乃占屬
僚分董曹事乃簡燕遊輯完疲羸有無賴三人鄉邑魁
蠹公拉而黥之遠邇肅觀自爾戶弛禁橫猾惴栗一方
風動屹然獄立公方材育羣士遂大治學校新其宮居
而尊勸焉朝廷初以起居舍人進公公懇讓者再以紓
父譴及是七年七月壬子優詔褒加遷于江都凡邦之
耆耄薦紳秀民緇黃列校惜公之行以謂撤大廈而暴之

途奪慈母而絕其乳謹言嘽嘽無攸依相與畫公儀
形揭于永福佛寺以虔慕詹從而鋪其治行屬紳叙次
光明世聞紳迹公為政本乎愛民纔六七月而人皆愛
之不忘人知愛公而不知朝廷遷公于邇且將施之大
政矣雖深其思與古異矣若漢之中興郡國良政增賜
金爵使民尚久其惠公卿缺則選所表以進用今夫民
得良政而朝夕去之失其所安宜乎越民思公無復已
時夫以僖公善于魯人彼能請命于周史克為之頌其

聲章章不泯于茲今公之行二者既不克獲使紳不得以鄙陋固避奉紀盛烈以慰邦人于萬斯年是歲八月壬午尚書都官員外郎沈紳謹記

山陰縣朱儲石斗門記

沈紳

朝廷方修天下水職乃命知山陰會稽二縣事者提舉鑑湖嘉祐三年五月贊善大夫李侯茂先既至山陰盡得湖之所宜與其尉試校書郎翁君仲通始以石治朱儲斗門八間覆以行閣中為之亭以即二縣塘北之水

東西距江百有十五里摠一十五鄉溉田三千一百十
九頃有奇昔之為者木久磨齧啓閉甚艱衆既不能力
當政者復失其原每歲調民築遏以苟利騷然煩費無
紀而水旱未嘗不為之戚大夫之治如平一身之疹必
先寧其心而鍼砭以輔之誠良民醫也故邑老助教虞
元昱率門長季文用周文寵願發貲以聽命効力唯恐在後
遂擇天章寺元聳相與募財屬之成功明年秋衆以其
成請書於紳而為之辭曰越比北東兩山東湖傑石中

蹲漸流於江噤木植門自古邦侯淫霏虐陽時其畜施
衣食其腴豐公逮私歲卒無虞酣酣笑歌木腐不支築
墻以勞孰究孰惟民夷有來大夫至止手摩百疾始而
眇眇徐迹本末校書嘉聞胥抃奏勤汗肌胥塗莫我告
煩唯虞季周倡勇莫遏唯聳羣悅貲來雲委乃鼂于山
壁削林立隄時門完比有寧宇沸川闌郊萬夫聚觀勿
憂勿恫繇吾二君材美工堅曷日之單智經其初仁以
紹承司命爾民敢告後賢紳將為之記考其言於勾踐

曰宗廟社稷在湖之中乃知後漢太守馬臻初築塘而
大興民利也自爾沿湖水門衆矣今廣陵曹娥是皆故
道而朱儲特為宏大及觀地志與鄉先生趙萬宗石記
則謂貞元中觀察使皇甫政所造此特紀一時之功爾
後景德二年大理丞段斐為縣修之其記存焉繇漢以
來且千歲惟政斐二人名表於世而人不忘至大夫始
建不朽之績宜悉其論次章示來代以慰吾民之思是
冬十二月丙戌謹記

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 僧辯端

剡谿之東三十里而遠屬新昌縣有石城曰隱岳實天台之西門去縣五六里而近雙巒駢聳狀猶琢削實其表無瑕隙而草樹不得植虛其中無翳隘而虎豹不得入豁然若堂奧窅然若龕室誠造物者獨有意于是焉其左右前後皆圓岑峙峰胥以環衛案劉勰舊記當永明四年有浮屠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恭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二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高

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廣五丈
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
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
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
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跏趺相
去四丈五尺咸壯麗特殊其四八之相罔弗畢具咸平
五年端東遊天台路經是岳故得雄觀其敞博崇偉且
歎仰之不暇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

擬者乃詢其數量之延袤刊之于石以垂堅久庶傳于
四方之耳目俾洽于聞見也若其神異之感召事物之
奇勝悉存諸劉公之文此不當復有說矣時皇宋咸平
壬寅記

會稽掇英揔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掇英摠集卷二十

宋 孔延之 撰

修禊于雲門王獻之山亭序

王勃

觀夫天下四海以宇宙為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為窟
宅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煙霞披薜蘿
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郊許玄
度之風月琴臺涼落猶停隱遁之賓釀渚荒涼尚有過

逢之客僊舟蕩漾若海上之查來羽蓋參差似遼東之
鶴起或昂昂騁驥或泛泛飛鳬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
遙之地而上屬無為之道下棲玄邈之風永淳二年暮
春三月修袂楔于獻之山亭也遲遲風景出沒媚於郊
原片片雲飛遠近生于林薄雜花爭發非止桃蹊逢鳥
亂飛有餘鶯谷王孫春草處處皆青仲統芳園家家並
翠於是携旨酒列芳園先袂楔於長洲却申文於促席
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清歌遠梁白雲將紅塵並

落他鄉易感自棲恨於茲晨羈客何情更驩娛於此日
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驩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
會人之情也能不悲乎宜題姓字以傾懷抱使夫會稽
竹箭則雄我於東南昆阜琳瑯亦歸予於西北大原王
勃序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
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

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送迭韻冰玉相和層峰千仞下有金碧懣鄙夫之目初不敢視三復則淡然天和晦于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汾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

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
離羣為歎哉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
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
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
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維學為詩遂
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

至皎然以書薦于辭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陔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

興居柯山與晝公為侶

皎然字晝時以字行

時予方以兩髦執筆

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有支許之
契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
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近二千首今刪
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
客文人訓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
之因為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
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公之如公絃孤韻暫入人耳非

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服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
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
云青蠅為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閭域豈獨雄
於詩僧間耶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序

孫郃

越中山水名於天下山寺雲門法華又名焉嘗憶北海
遊越越帥日率從事樂妓酒饌訪北海北海不樂因曰
某久住此蓋為雲門法華二寺今日攜酒樂大似方便

發遣越帥乃已

此出孫相公譜書
譜書是顏魯公作

又見朱做詩曰長憶

雲門寺門前千萬峯
邵嘗居越中每吟此詩未遊二寺
常以為過上人名僧也
又遊名寺前欲遊天台今遊雲
門法華二寺宜哉乃知靈鶴不之蓬島則在青田有異
凡禽遊不擇地別上人快快因為序送之

游小隱山叙

錢公輔

越城之西南有所謂王氏山園者衆以為一境勝絕太
守楊公曰彼可遊焉一日攜賓佐浮輕舟走平湖四五

里而至望其門如樓閣之在煙雲中入其堂登其亭廓
然如形骸之出塵世外山蒼谿碧繚繞四注皆可襟迎
而袖揖竒葩珍樹映雪滿前公奮曰吾來越舊矣未有
如今日勝且快者使呼其主而詰之曰山名謂何對曰
有而非美名也亭有名乎則曰朴愚敢以名為公使圖
以來因名其山曰小隱山堂亦因山之名堂之東榮俯
檻而窺者曰瑟瑟池出堂而登數級乃止曰勝奕亭自
亭而北登降乎竹間五六十步而後至者曰忘歸亭過

而至于最上者曰湖光亭順山而西達於山足曰翠麓
亭由忘歸至翠麓曰探幽徑曰擷芳徑曰捫蘿磴曰百
花頂皆因其所遇而得之心焉已而至于山外有池池
心有宇曰鑑中亭轉而通於始至之門門隅亦有池有
宇曰倒影亭凡一景一趣無不為之稱者且曰今而後
吾當數至此也因命通判軍州事錢公輔書以饒諸石
噫人生百歲塵鞅榮利淫惑病憂紛紛而汨之幾日而
如此樂幾何而如此勝耶予弗書不祥預是遊者都官員

外郎江鉞節度推官袁嗣隆觀察推官王仲衍前進士
王霽朱方凡六人皇祐三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叙

越州圖序

沈立

按圖記越州本禹貢揚州之域初禹東巡狩會羣臣於
會稽之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帝少康封少子無餘於越
以奉禹祀是為越侯至勾踐遂破吳并有其地地里志
曰吳地斗分埜於辰在丑周秦而下興廢靡常隋大業
中改為越州至唐僖宗幸蜀以董昌討劉漢宏遂為節

度使未幾昌叛錢鏐擒昌因為鎮東軍命鏐兼兩藩節
度使陞為大都督府皇朝興國三年忠獻王奉土歸朝
廷今隸兩浙東路州境東西二百三十二里南北四百四
十七里領會稽山陰剡諸暨蕭山餘姚上虞新昌八縣
凡主客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夏秋二稅和買共
八十萬一千三十六屯石貫足府縣官屬五十二員廂
禁軍一十二指揮軍府職吏共二百三十人羅城周圍
舊管四十五里今實計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城門九

唐楊素築子城十里倉場庫務三十五州縣坊郭計七十一鄉村鎮市六百八十三橋梁一百二十九祠廟九十五寺院宮觀三百三十七會稽與錢塘分浙東西若論其事權地望則錢塘宜當東南第一而越實次之昔白樂天元微之嘗為杭越守互以詩筆相誇人到于今稱之如較其輿賦繁重獄訟清簡則越為之勝觀其土俗雅尚風物溫秀儒學之士居常數十百人以詞筆取甲科陞邇列者比比有之其刺史之居據高憑峻茂林

脩竹環廁其左右前後樓閣交映亭榭相望晨昏起居
雲山在目若蓬萊閭望海亭東齋西園皆燕遊之最著
者其人物則鄭洪謝敷王右軍賀知章徐浩數公皆以
名載圖史又其勝槩如稽山鑑湖蘭亭苧蘿若耶禹穴
之比者甚衆又按道書會稽山即陽明洞天也其伽藍
禪叢則天章雲門天衣戒珠最為佳勝至于疏魚魚珎雉
花竹奇怪固不可得而遽數也然習俗務農桑事機織
紗綾繒帛歲出不啻百萬繭由租調歸于縣官者十嘗

六七復又封域大半瀕海居人以魚鹽為生而好聚飲
督課太急則詆冒者益衆守令患其重困於民而亦不
敢少為寬假立曾高本越人也間領漕居杭嘗為錢塘
圖今遂請守越因作會稽圖少冀好事者知其梗槩耳
時熙寧庚戌中元日記

鑑湖序

曾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東南者
皆委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碓二陰溝十有
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
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
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
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堤
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揔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
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

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堤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邕斗門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由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

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谿自樵風逕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

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縱閉又以為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而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為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

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
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利便處使了漕
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
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一丈高則湖可
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
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
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
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

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載畢至三尺當九載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之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為宜修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為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而

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千千又至于五萬刑有
自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
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
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
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甌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
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
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
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

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
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
數而錢鏐之遺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
不可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于承平之
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
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
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為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
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

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
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
是而已故以謂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
夫十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
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
况于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
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必不復者曰湖田
之入固饒矣此遊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

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
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者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
之所未覩也故曰此遊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
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
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
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
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
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

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閑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其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功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

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
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
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
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
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
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也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
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
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之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

雜文

朱育對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
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
陽興昔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
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
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
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

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
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
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于京畿含香
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
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
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
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
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

育焉王府君笈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
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
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
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器漁則化盜
居則讓隣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
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
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
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

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
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
書垂藻絡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磐結或上
窮陰陽之奧秘下攄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縣基
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
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勲主簿句章鄭雲皆
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莫侯反
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及濟君於難揚州從

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
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
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資聰亮欽明神
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
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記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
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
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
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

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
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
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
徵士虞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
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于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
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
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
其人亞斯以下者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

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
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
高邈鈔蹤天下所聞故相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其聰明大畧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
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閻澤學通行茂
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
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
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昉鄱陽太守章

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廬叙弟犯公憲自
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祈庾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
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
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
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
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
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
濞反誅乃復為郡治于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

為治并屬於此而江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山陰述

實公衡

天寶甲午歲夏四月宇文顯莅山陰令是日鄉黃髮與

胥徒洎衆趨事於琴堂之下顓以待命公乃從容言曰
自大朴既散大道既隱我先王始議於理蓋失人而後
有理失理而後及亂理之義其難乎不易方不變俗因
弊施宜而已夫身違而心違心違而性違以至于天官
擾而吏擾吏擾而人擾以至於亂故繕性必先繕身心
理人必先理官吏教之不明令長之過化之不率吏人
之罪於是邑人聞之豪暴貪者肅焉而悛貧窶寡弱者
熙焉而安故一年而成其佳政二年而號為樂土人吏

樂安郊垌蓊鬱澄湖之上清風穆然茲所以承其聲懷
其惠者相與如歸然後以順固以信齊一是以趣務舉
滯猶駢之勒若冰之釋君子曰山陰之理得其由矣天
下之政煩我政其靜天下之理外我理其中身和則心
和心和即性和性和則氣和氣和則陰陽和然後感其
氤氲志不離德不分官簡則吏簡吏簡則人簡人簡則
物簡物簡則天地簡然後知其止足上不干下不黷和
與簡政之本歟噫古之化吏人俱及其次更及其下俱

不及自太公灌壇仲尼中都言偃武城至宓不齊巫馬
期單父六百年間吏人猶及自西門豹史起鄴至魯恭中
牟三百餘年吏人更及自魏晉宋齊梁周隋四百餘年
吏人俱不及聖唐分職公復及之若磅礴而言普暢皆
是則堯之屋不足封舜之刑不足用遷善遠罪何慮何
思是理也其體宏哉石而刻之永鑑來者竇公衡記

歷山賦

有序 史館王相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

點刑獄疑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厯山而賦之厯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厯山之莪莪兮予汝耕之孰汝彊兮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厯山之莪莪兮則維其常人
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
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為誰

題禹廟壁

劉彝

皇祐二年秋予自閩由太末登天台川陸間行至郡凡

欽定四庫全書

會稽相英捷集
卷二十

數千里觀山澤之可樹植者或荒渚焉田畝之可澮畝者或漫滅焉自剡而西遇雨數日農田甚豐垂穫而遭霖潦之害春夏斯民飢孳瘵瘠未起者重困是水予心哀焉嗚呼宜樹殖而荒渚凍餒之源也宜畎澮而漫滅水旱之道也天地非不生且育然而吾民重罹飢困贊乎化育之道未至焉耳夜過鑑湖人指南山而告予曰禹廟也予具冠帶瞻望內起恭肅不覺感者泣下既而欲誌其事厥明次于會稽之門遂駕屋壁其歌曰

地生財兮天生時聖賢之贊育兮或失其宜畎澮距川
兮川距海水旱罔至今民無凍飢畝田是起兮帝載以
熙萬世永賴兮胡不踐履而行之嗚呼禹乎誰知禹心
之增悲

永福院大像贊

沈遯

浮屠之說傳中州使人知真如寂滅之法然後中州承
事佛為聖人事佛非佛心也佛名如來佛之生也以諸
相為佛耶是相為妄以大身為佛耶是身無體然而非

佛則不名為法是有生者所以登正覺成上道也佛示滅世以為滅也不滅不生一佛滅諸佛生諸佛滅故支提偷婆生人以土木為佛儼然佛也人以風火為身完然身也吾謂還之土木還之風火則是佛與我皆妄也故知我則知佛是以明慧之士以佛為一而愚者事分別也猶假以攝心所為有盡為有為法無盡為無為法者是已昔者錢氏有吳越之地事佛尤為最篤文穆王有子曰儀開府治于會稽公宮據卧龍之山儀親以其

女為尼者三人又出其私財數千萬即卧龍之陰為佛廟名曰寶積儀自為文內佛藏中吳越國既除忠懿王以其族歸京師繇是寶積衰而其徒寔以散去日朶月壞大殿之外鞠為荆榛龍象號惻禽鼠攸居嘉祐六年長興公來為是州既將大治學宮乃取寶積之舊殿以為孔子殿顧視其中則大像巋然在焉或謂公儒者必毀之公曰夫功難成而易壞前人歷年而成之吾一旦而壞之顧未足以抑浮屠而徒傷前人之功且浮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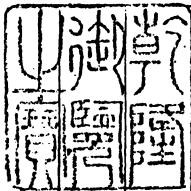
法方行于天下而塔廟之役未有禁也壞於此將成于彼使徙而歸之其徒是可省千萬之貲於後也於是永福智印師聞而謁公願得以歸永福之正殿曰為是殿十有六年矣而大像不能成計其費蓋千萬也今願因公而成焉公許之為命工度作凡傭役之費悉取之其徒二月癸巳先遷中軀其脩丈有八尺大十有二圍其重莫能勝計乃作橐車于陸方舟於河以遷山動風旋隱隱隆隆人不知其功三佛以次遷逮諸菩薩弟子凡

有二軀以及四壁楣帶與突之像或突或繪咸因彼真
此小則尋尺大至逾丈皆不失毫釐有若其素金相玉
毫大緘重襦堂堂乎正位端嚴跂立之侍冠冑纓甲之
神森然在列六月壬申迺訖工内外完具煥若新焉觀
者夔夔稽首瞻仰咸以是為大事勝緣非偶然脗合者
不可以知見道也於是時長者之施日以大來重屋崇
崇中嚴外隆爰及別殿增庠為穹不亟其力而靡不庸
是歲秋八月公去而治于杭智印始欲贊其事迺來請

文於余余方得維摩之說蹈無生法忍杜門遠謝人事
何能為文願不得已強為之贊云

金僊頎頎妙相尊稽首十方尸正法於何為生何為滅
或聞諸佛號如來大匠升天巧模畫一切有為吾知假
或盛或衰繫其逢得福在心不在佛在昔王子今何
往成就愛女青蓮中阿育文殊在深谷繇來所贖本虛
空善哉檀施非一力所願此地臻極樂種種妙香雜諸
珍我咸洪捨無貪著彼時如來在寶積我心永懷苦不

足今日如來歸道場我心歡喜遂瞻依願我諸佛施慈
悲咸以是心承是報世世子孫應供養長獲饒益無時
衰稽山盤盤翠相疊鑑水泱泱迥無極地勢博平人物
古晉代衣冠盛于此遺風勝事繄可尋大士遊方量無礙
龍光有應我為證億萬斯年示來者



會稽掇英總集卷二十